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利文的公正/(美)泰勒著;国防译. —北京:华艺出版社,
2007.10(世界侦探小说系列)

ISBN 978-7-80142-896-7

I. 沙… II. ①泰… ②国…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2576 号

沙利文的公正

[美]南希 泰勒 罗森伯格(NANCY TAYLOR ROSENBERG) 著
国防译

责任编辑:梅雨

装帧设计:陋室铭设计室

出版发行:华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10083 电话 82885151

印 刷: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1020 1/16

字 数:240 千字

印 张:19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142-896-7

定 价:29.80 元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壹

→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中午十二点半

死神正蜷伏着等待在苏珊娜·波特漂亮房子的车库里。

她跑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鞋子“啪嗒”、“啪嗒”地敲打着地面，现在她才跑了几个街区。在她刚离开家，开始每天例行的长跑时，天空就已经阴云密布。现在她已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她的头发是分层剪的，一缕一缕很粗，被雨一浇粘在脸上，弄得她很难受。要把它们理顺的唯一办法就是戴一个棒球帽，但她不愿意，因为戴帽子使她头疼。

今天她不会为一些琐碎的事情而烦恼的。她喜欢雨中的文图拉，跨过街道，她的目光穿过房屋之间的空隙，瞥见了太平洋蜿蜒的海岸线和白浪翻滚的海面。当看到冲浪运动员们脑袋上下摆动，期待着下一个波浪时，她想，他们一定高兴极了。

文图拉这座城镇始建于1782年，它的兴起与历史上著名的圣布埃纳文图拉传教团有关。苏珊娜非常喜欢她丈夫特德的家乡文图拉，它处于山海之间。她确信他们将在这里度过余生。她父母双亡，所以很爱特德的父母。另外，他们在这儿有一个特别庞大的朋友圈，其中不少人与特德自幼相识。

她心中充满期待。几个月前，她就决定要送给丈夫一件完美的圣诞礼物，实际上，那同时也是他的生日礼物。她现在真是太激动了，激动得几乎不能再等两个星期才把礼物送给他。

她丈夫以修汽车作为缓解工作压力的办法。一辆车修好之后，需要几个月才能找到买主。可是，每修完一辆后，他就渴望能马上开始下一项修

理工程。但这个愿望并不能实现，因为家里的车库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存车。三个星期以前，苏珊娜偷偷地卖掉了一些结婚前的股票，然后雇用承包商对车库进行了扩建，现在它能容下四辆小汽车了。她准备在圣诞节那天把这项计划说给丈夫听，他肯定会喜欢的。

苏珊娜用节前最后一个星期的时间为节日作准备。她为全家操办这个圣诞节，希望一切事情都完美无缺。丈夫的妹妹贾尼丝是个美食家。为了稳妥起见，她想让拉·奥林奇餐馆提供饭菜，那是文图拉最好的餐馆之一。她吓唬特德说，如果特德把这个计划透露给任何人，她就把他因特网上看裸体女孩图片的事告诉他妈妈。她就是这么一个糟糕的厨师又能怎么样呢？她只会做沙拉和意大利面条，所以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在外面吃。

苏珊娜在结婚前就已经是华尔街的证券商。二十八岁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头发开始变灰，就觉得是该给自己找个丈夫了。那时特德正在纽约出差，他是梅里尔·林奇的经纪人。

在节假日的时候，苏珊娜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她会吃自己能看到的一切食物。新年前夜，她能鲸吞半盒子戈黛娃巧克力。一个月前她度过了三十五岁生日，这时她才知道对食欲放任的后果会显示在大腿上。她每天的锻炼内容包括在家庭体育馆里练一小时的举重，紧接着就是两英里的长跑。那天早晨，她硬着头皮迈上了体重称，她估计自己的体重也就增加了三磅或四磅，可怎么也没想到，在两个月里她竟增加了八磅！而她所有的衣服都是六码的。于是她决定延长跑步的路程。

又一次穿过街道时，她加快了脚步。到家时，她已经筋疲力尽。这才只增加了一英里。几年前，她连跑十英里几乎都不出汗。她弯下腰，手扶着膝盖，然后跳上了人行道。雨已经变小，但天气预报说另一个降雨高锋将在晚上到来。她怀念雪。苏珊娜在康涅狄格长大。她记得圣诞节和兄弟们在她们家前院里打雪仗、在惠特曼湖滑冰、在布莱克峡谷滑雪橇的情景。当然，那里的天空常常是阳光明媚，天气非常好，但当平均温度在摄氏二十几度时，她常常会忘记那是在几月。圣诞节如果没有雪，看上去就不像个圣诞节。总算下了点儿雨，为圣诞增添了一些节日气氛。她笑了，

觉得自己应该把白色的床单铺到草坪上，并把空调开大些，好营造一种雪天的气氛。

她看到邻居家十九岁的儿子把车开进了私人车道，就走过去跟他打招呼。拉普音乐的声音从他的黑色野马车窗户外冲出来。他的妈妈弗兰妮给他买了这辆车，条件是他只有在周末才能开车。他妈妈担心他会把自己撞死。

苏珊娜等他关掉发动机，然后走过去。“弗兰妮下班回家了吗？我打算为我丈夫举办一个让他惊喜的生日晚会，想邀请你的父母参加。”

“你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埃里克·瑞特米尔说着从小汽车里钻出来，“砰”的关上车门。他是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神情忧郁，面色苍白，眼睛黑亮。他的左鼻孔上戴着两个镶钻石的鼻饰，一顶蓝色的编织帽低低地压在前额上，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灰色T恤衫和宽松的牛仔褲。

苏珊娜倒退了几步，看着他消失在房子里。也许特德不想要孩子是对的。没有那种傲慢无礼、喜怒无常的十几岁的孩子，她照样可以生活。婴儿是可爱的，但他们不会永远那样。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成为罪犯还是天才。

她从路边的邮箱里取邮件时，几份清单落在地上。股票正在暴跌，股票市场就是这样，不是被撑死就是被饿死。每个人都想过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们可能被资金困扰，但却很少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如果削减了开支，他们就会感到像个失败者。干这一行的，信心是必需的。

来到家门前的走廊，她弯下腰从门垫子下面取出钥匙。特德提醒她装好警报器，不要把钥匙放在别人能找到的地方。但是旧习难改，她总是不长记性。好在她只是离开家一会儿。他们以前的房子一直没有报警器。他们现在装了一种报警器，即使打开一扇窗户，也会引起它鸣叫报警。

她不愿意成为自己房子的囚徒。

她打开门，欢迎她的是矮脚猎犬弗雷迪。他跳跃的时候不是很有激情，但却伶俐可爱，它的腿不够强壮，支撑不起它的整个身体。它跑到门口，“汪汪”地叫着把苏珊娜带向车库。

“怎么了，弗雷迪？”苏珊娜拍着手说，“我们上楼吧，宝贝。妈妈身上有汗味了，她得为爸爸收拾漂亮点儿。”

她走过去整理了一下圣诞树上的一个栩栩如生的装饰品——一个士兵打鼓的小模型。深吸一口松树那令人愉快的香气，她在心中默默地检查了一遍购物单，确信所有该买的礼物都已买了。

她希望他们看见的是海景而不是小山，但也不能抱怨，因为他们攒的钱都用于改善条件了，比如增加了豪华家具樱桃木壁厨和两层的图书室。她每天下午的时光都在那里度过，在那儿读书、品茶，每当这时，弗雷迪就蜷缩在她的脚边。就这样，她的溃疡病也被治愈了。

苏珊娜脱掉短裤和T恤衫，将其挂在礼物筐上晾干，然后走上冰凉的浴室地板，抓起一条边上绣花的蓝色长毛绒毛巾，扔进沐浴间，然后走进去。温暖的水像瀑布冲过她的身体，热气给透明的玻璃蒙上一层雾。今天晚上他们要出去跟特德最好的朋友及其太太共进晚餐。她还没有想好要穿什么衣服，她要去吹干她那自然卷曲的头发。

她擦干身体，打开了浴室的门，听见弗雷迪又叫起来。她匆匆穿上长袍，朝楼下走去，看见它正在通向车库的门边又抓又叫。她打开门，听到特德最近修的一辆车旁边有响声。车布的下面是一辆美洲豹XKE。难道又闹老鼠了？

突然，不知哪里出来一个人，从后面抓住了她，一只胳膊紧紧地勒住了她的喉咙。她尖叫了起来，用胳膊肘使劲往后撞，企图挣脱。

“别出声，否则我杀了你。”

苏珊娜扭回头，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戴着一个有护眼罩的黑色摩托车头盔。一把枪顶在她左脸颊上。袭击者勒得她几乎窒息，那只戴皮手套的手紧紧抓住她的左臂。她的心跳得像怀里揣了一只兔子。

她祈祷但愿这个人就是邻居家的男孩，“埃里克？”

入侵者默不作声。

他可能不是埃里克，她想，他的声音和埃里克不同。但也不一定，因为这个人浑身穿着皮衣。

“不要杀我，”她恳求他，泪水从眼里流出来，“我钱包里有将近一百

元钱，你拿走吧……拿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我不会报警。我发誓！”

“你以为我是个贼吗？”他说，勒她喉咙的胳膊更紧了。

苏珊娜几乎喘不过气来。入侵者放下胳膊，把她转过来。她感觉到他在从上到下打量自己。他打算杀死我吗？她记得不久前有一家人全被杀了。凶手非常残忍，竟然杀了一个六个月的孩子。报纸上说他还砍掉了自己母亲的头。一股热乎乎的尿液顺着她的腿流下来，她吓得尿裤子了。

她低头看见地板上的一滩小便，弗雷迪在她脚边呜咽着。入侵者把它从开着的车库里踢了出去，然后关上门，锁紧。她想起了一个自卫的技巧，手指紧紧扣住他的胳膊，然后故意摔倒在地，想用全身的力量挣脱他的控制。但是他的胳膊像钢铁一样强壮。他低头看着她，笑了起来。

苏珊娜的牙齿咯咯打颤。她咬破了自己的嘴巴，感觉到了血的咸味。“救命！”她尖声喊叫，希望有人能听到。“快报警！”

袭击者用枪头拨开她的长袍，暴露出她的裸体。她恐惧地蜷缩起来，胃部的肌肉一阵抽搐。“带我到你的卧室，”他说。

苏珊娜爬上楼梯，手枪抵在她后面。她怎么就不安好报警器呢？他们来到主卧室，她看到电话在桌子的另一端。她必须拖延，想办法打 911。

“戴上乳罩，穿上内裤。”

他肯定是变态的性虐待狂，看到穿内衣的女人才兴奋。也许这就是他的所有要求。她猛地拉开衣柜抽屉，拖出一个白色的增高乳罩，把它贴在前胸，然后转动一下让乳房晃动着戴上。然后找了一条花边的丁字型内裤，迅速地穿上。

袭击者站着纹丝不动。手枪放在了他身体的一侧。她看到他的胸脯在一起一伏，她不在乎他是否会强奸她，只要别杀她就行。她妈妈已经教会她如何做最坏的打算，生命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无关紧要了。她用手擦干眼泪，挺直了脊梁。她必须坚强。他可能是那种不能勃起的男人，除非女人是顺从的。不能勃起他就不能强奸她，但如果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也许会杀了她。她下了决心，做出一副主动的姿态，希望他能放弃。

“你为什么不脱掉衣服？”她问，努力做出挑逗的语气。“然后我们可以做爱。我相信你是个胜过我丈夫的情人。”她强作笑脸。臭杂种，她想，

你该下地狱。“我丈夫也喜欢漂亮的内衣。我抽屉里塞满了这类东西。如果你喜欢，我可以穿上给你看。”她抓起一把衣服扔到他脸上，然后箭一样冲向电话。

但入侵者速度太快了。她摔趴在地上，感觉他就压在自己背上。“蠢女人，”他哆嗦着，一把揪住她的头发，使劲拽着，把她的脸扭过来。“你就不该打开车库的门。”

“上帝，救命啊！”苏珊娜大声喊，看见他从皮茄克里掏出一个塑料包装的注射器。“你要对我做什么？噢，上帝……求求你……我丈夫会给你一大笔钱，几千……让我去给他打电话。他十五分钟就能来。”

袭击者把枪插进腰带，然后用靴子尖把她翻转过来。他弯下腰紧抓她的双手，把她拖进浴室。她害怕极了，全身都变得僵硬起来。袭击者把她按倒在梳妆台上，抓起她的左臂，然后用戴手套的那只手拍了拍她的前臂。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苏珊娜哀求道，“我愿意口交……任何事情。”她感到了针刺的疼痛。

她看到她丈夫在他们婚礼那天微笑着的脸，然后时间向后跨跃了很远。她跟妈妈在她家附近沿街的公园里，她在荡秋千。天空很美，到处是软绵绵的白云，她想荡得更高，以便能触摸到它。她旁边的树上落满了鸟，它们唧唧喳喳的声音就像一种秘密的语言。妈妈坐在她对面的长凳上，穿着白色的太阳裙。风拂过她黑亮的头发和脖子上细腻的皮肤。下面的事情，她记得从秋千上摔到地上，她的右臂扭到后面。她听到妈妈那……温柔而令人安慰的声音。“你就会好的，宝贝。做个懂事的大姑娘，不要哭。等刘易斯大夫给你固定好胳膊，我带你去吃冰淇淋。”

苏珊娜往下一看，看到注射针头已从血管里滑出来，心想为什么一点儿都不疼。那儿只有一点血，妈妈用棉球擦掉了。一股暖流充满了她的全身。她感到就像飘浮在幸福的海洋里，那种感觉是那样强烈，她几乎不能承受。她的眼睛模糊了，她把头转向一边。一切都美好而安宁，她想永远待在这个地方。妈妈会拥抱她，抚摸她。

她突然感到心像是提到了嗓子眼。她感到有人把她的头推到马桶里，呕吐让她窒息。她觉得皮肤好像着了火。“这只是流感，甜心，”妈妈说。“等你的胃好受了，我就给你几片阿斯匹林退烧。”

一切都会好的，苏珊娜想，温暖的、舒适的感觉又笼罩了她。她现在可以睡觉去了。妈妈会照顾她的。

贰

→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点三十六分

卡罗琳·沙利文把她的白色 Infiniti 车停在政府综合中心的开放停车位上，伸手从后座拿起雨伞和公文包。这是一个阴雨天。雨已经下了十五分钟，原本已经停了，几个小时后，又开始下了。卡罗琳穿一件白色衬衫，上面有镀银袖口链扣的标志，她的家族拥有这个标志已经超过一百年，外面穿一件黑色天鹅绒马甲，用一根别致的皮带捆在腰部，下面穿一件齐膝盖的裙子。她下车后踩到了一湾水。鞋子湿了很多，幸好她的鞋不算贵。

不远处，她看见一个高个子、纤细的男人，他穿着一件黑色皮大衣，这人正从释放犯人的监狱那边走来。因为他带着风帽，她看不到他的脸。当他急匆匆地向她走过来时，她担心有可能是被她处理过的人来报复。她迅速回头瞥了一眼，看是不是有人在后面。那男人轻轻抬起头，向她跑来。

卡罗琳猛地靠在车上，扔下公文包，伸手要从手提包里拿枪。没等她把枪拿出来，那人就抓住了她的双肩。“该死的，尼尔，”她冲着自己的弟弟大喊，猛推了一下他的前胸。“以上帝的名义，你在干什么？我差点儿向你开枪。”

卡罗琳绽放出满脸的笑容，怒气立刻烟消云散。“我来看你，”他说，“你就这样对待我？你为什么这样神经质？”

尼尔是个英俊而又成功的画家。他身高有六尺二，黑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脉脉含情，修长的体型，强壮而优雅。“不是我神经质，”卡罗琳

说，“可能你忘了我的工作与罪犯有关，有人跟在你后面时你从不注意。而我却不得不小心，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恨我。”

“怎么会有人恨你？”他说，一只胳膊扶在她肩上，然后从她手里拿过伞，两人一起躲在下面。“他们都为你疯狂，姐姐。你是个漂亮的女人，尽管你已经过了青春年华。”

卡罗琳使劲踩他的脚趾，疼得他大叫起来。“我希望那是个玩笑。”

“上帝，”他一边说，一边跟在她身边向大楼走去。“当然那是个玩笑。首先你想向我开枪，然后你想把我变成瘸子。问一下，我们要去哪里？我饿了。这里没有自助餐厅或别的什么吗？我给你买早餐。”

她停下来注视着他。他通常整晚工作，白天睡觉。他没有刮脸，所以她估计他还没有睡觉。“有什么事情吗？”

“有点儿，”尼尔说。“没什么大事。我的意思是，我没有病或其他什么事。我不在乎卖掉几幅画，那不是我想跟你谈的。”

“你的新玩具呢？”

他笑起来。“法拉利车？我没告诉你吗？那女人的丈夫起诉了我。那辆车已经锁在仓库里一个月了。她丈夫跟一个年轻女人私通，所以她卖掉它出气。那个家伙作茧自缚，因为他把车放在了他妻子名下，所以她用那辆车换我的四幅画是合法的。我希望他们把车拿回去，给我现金，但昨天他们放弃了。我不想在雨中开它，我还是习惯于这种方式。”

他们躲进大楼避雨，卡罗琳收起伞。“尼尔，”她摸着他的胳膊说，“我爱你，但我没有时间吃早餐。今天早上交通拥挤，我已经迟到了。今晚孩子们睡觉以后你给我打电话好吗？”

“求你了，卡罗琳，”他说着，变得严肃起来。“我必须在梅洛迪的问题上做点儿什么。”

行人不断地从他们身边经过。卡罗琳把他拉到一个拐角。“我们改天再讨论这些，尼尔。我不愿这么说，但都是你制造了这种麻烦。你和劳蕾尔在一起的时候不应该再去看梅洛迪。”

“我懂，我懂。”他把风帽从头上拉下来，把手指插进浓密的黑发里。“我现在左右为难。我正和劳蕾尔相爱，上高中时我就为她疯狂，她最终

跟丈夫离了婚。今天我要和她一起吃午饭，我可能会请求她嫁给我。我是告诉梅洛迪真相呢，还是编造故事？”

“我们做个交易，”卡罗琳说。“好好听着，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给约翰和丽贝卡打电话。他们应该在四点之前到家。告诉丽贝卡你顺便去看她的画，你答应过如果我让她进艺术学校，你会帮助她。约翰自从获得驾驶执照后，经常不在家。我八点到家。然后我们可以谈。”

“我总是照料你的孩子，”他抱怨说。“你就不能为我抽出几秒钟？我特地跑到这儿。”

“但不是现在，亲爱的，”卡罗琳说。“布拉德今天早上六点给我打电话。韦罗妮卡昨晚生孩子了，我不得不完成她的一个报告。这是一个大案子，尼尔，多重谋杀案，全家都被杀了，包括三个小孩。你一定听到了。”

尼尔闷闷不乐，“我不看新闻。”

“好，听着，”她说着，把手掌放在他的胸口上。“我保证开完会就给你打电话。”她看了一下表，觉得必须结束他们的谈话了。“我必须马上去监狱会讯问被告。你直接回家好吗？你还睡不睡觉？”

“如果这就是你想说的，我不打算回去睡觉了。”

卡罗琳跷起脚，吻了一下他的脸颊。“你可以自己做出决定，你知道。实际上，你应该这样。”

他的眼睛熬得发红。“你是我的姐姐。没有你我从来做不出决定。我不是一个凶手或其他什么，但这事很重要。难道你不在意吗？我将请求一个人嫁给我，劳蕾尔将是我们家的一员。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帮我想怎么处理梅洛迪的事。你的讯问什么时候结束？”

“中午之前，”卡罗琳告诉他。“回家吧，好好想想。然后我们谈的时候，你会把事情处理得好一些。等了解了整个事情，我会告诉你我的看法。你越早让我工作，我们就可以越早谈这件事。”

她等他走开了，然后急忙走进男子监狱的大门。

卡罗琳按下开关，打开门，向一个玻璃窗走去。她齐肩的黑发抿到左耳后面，另一边的头发在她走动的时候向前摆到脸上。腰带突出了她腰部的线条，她不如她弟弟的体型那样苗条，毕竟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了，但人们大都觉得她看上去要比她的实际年龄三十八岁年轻。

文图拉县政府综合中心就像一个小城市。法庭、地区律师和公设辩护队办公室，还有档案部，都位于左边的一大片开阔地。沸腾的喷泉矗立在中央，周围是混凝土长凳。右边是管教厅，这是缓刑处的正式名称，还有县治安部和女子、男子的拘留所。普通民众以为这两部分是分离的，但地下有一条隧道，可以来回运送去法院大楼的同狱犯人。

一个名叫乔·鲍威尔的黑发助手在窗户的另一面，当读到探视请求名单上一个罪犯的名字时，他看上去很震惊。“你不能探视拉斐尔·莫雷洛。他是单独禁闭的。用不了两天我们就会除掉这堆狗屎。”

莫雷洛割掉了他已经残废的母亲的头，杀害了他十二岁的妹妹。把她们的尸体扔在家里，然后就开始了疯狂的谋杀。

随后的受害者是一个五口之家，这家的父亲是个三十一岁的房地产经纪，母亲专门在家照顾三个孩子。莫雷洛在天黑后从后窗进去，躺在孩子卧室的壁橱里等着。

当母亲进去把六个月大的男孩放到床上时，莫雷洛开枪打死了她和孩子，然后枪杀了父亲和另外两个孩子。文图拉的警察赶到时，发现五具尸体以军队队列的样式排列在客厅里。

这个案子使当局感到困惑，房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失，莫雷洛也交待不出杀人的动机。

“我必须见到他，”卡罗琳对着麦克风说。“我必须立刻见他，乔。”

“听着，”他对她说，“你们侦探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完成工作，头儿说我们不必再忍受了。再说，你不能一个人在房间里见莫雷洛，他是我们遇到的最危险的罪犯。”他转向一个体格健壮、剃光头的黑人警官。“告诉她昨天晚上拉斐尔都做了什么。”

“他企图杀死三个同狱的人，”博比·基尔希说着斜靠在鲍威尔的肩膀上。“这是个狗娘养的浑蛋，我一看到他就知道，我干这个工作已经二十年了。他只有一百三十多磅，却只用大概几分钟就打倒了那三个人。你不能和他面对面。”他转过脸，把什么东西扔到箱子里。“在你像这个家伙一样死去之前，看一下他做了什么。”

她捡起那张照片，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一张黑人的血肉模糊的脸，左眼窝里已经没有眼球。“他的眼睛怎么了？”

“莫雷洛把它挖出来了。我们没有找到它，估计是被他吃掉了。”

也许博比是对的，莫雷洛太危险了。

她让自己平静下来，脸上显露出坚韧的表情，决定不能后退。

警官继续啰里啰嗦地说，“我们看到第二个家伙破碎的手被塞到屁股里，脱臼的胳膊像抹布一样摇摇摆摆。”他一脸怪相。“我甚至都不想告诉你他对第三个家伙做了什么。”

“把他关在一间房子里，博比。”卡罗琳说，她虽然害怕但又敢于迎接挑战。她希望制服莫雷洛，并且是在现在。“你知道我们所作的报告是法律赋予的权力，你同样知道我是怎样工作的。莫雷洛的精神没有崩溃，他对公设辩护律师说的话不超过两个字。地方检察官协商作出的判决是七宗连续的二级谋杀罪。虽然没有死刑，但没有假释他也就等于死了。莫雷洛只有二十岁。他可能再活六十年，并可能杀死更多的人。”她决定使用她的个人魅力。“如果他杀害了你的全家，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是什么动机促使他这样做的吗？”

“不是这样的，”年长的警官说，“当莫雷洛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我们都打赌看他能活多长时间，我敢肯定犯人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把他变成狗食。天哪，他割下了自己母亲的头颅，还杀了一个六个月的孩子。如果能逃脱惩罚的话，县里的每一位警察都会用喷灯把他烧死，把他变成烤肉。甚至连我的妻子都提议把他干掉。”

“我理解，”卡罗琳说。“那都是正义的声音。博比，赶快！我是唯一可以做点什么的人。”

“昨天晚上和他吵架的那三个犯人都比我强壮。你是好样的，卡罗琳，但你是不会知道那疯子的脑子里在想什么的。”

她在那里站得时间越长，她获得所需信息的机会就越小。能够重视缓刑监督官在刑事司法系统中重要作用的人，大概就只有法官了。缓刑监督官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为了与他们从逮捕罪犯到判刑定罪都通力合作，然后，他们就在旧金山诉讼辩护律师的指导下运用法律。

缓刑监督官经过几个不眠之夜，力图敲定对罪犯应该执行怎样的判决。

当判决法官在法庭上拿起案子的卷宗，他的目光扫过处理案卷的缓刑监督官。五十年监禁，当然，毫无问题。法官只是遵循缓刑犯监督官的建议而已，他的手上一滴血都不沾。

“我们的报告还要在每一次听证会上经受检查，”卡罗琳提醒监狱警官。“你希望这个家伙重新回到大街上吗？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我要击溃他。他这辈子别再想享受自由。”

她听到蜂鸣器响了，然后走了进去。“多长时间？”她问，把她的枪放进了储物箱。

“给我十分钟时间，”博比向另一个助手说。

“你不能快点把他弄好吗？”

“你是个疯子吗，女士？”他告诉她。“我得跟十个人谈。”他盯着她的公文包。“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打开它。”

卡罗琳的失望情绪骤然增加。“我不得不忍受搜查，你已经看到我把武器存放起来了。”她皱着眉头，打开了棕色的皮包。“一个黄色的便笺簿和三个文件夹，满意了？”

柯施警官把手伸进皮包的一个分层里，拖出一条紧身裤，然后在她面前摇晃着。“我发现了好东西，只是为了你的安全。我想你是聪明的，卡罗琳，”他说。“莫雷洛会用这些东西把你勒死。”他把紧身裤塞到她手里。“把它们放进储物箱或者扔掉。你不能随身带着。”

“谢谢你，博比。”她说，把紧身裤扔进废物桶里。“我忘记了自己还带着它，我总是额外准备一条紧身裤以便奔跑时用。”

警官把肥胖的手按在屁股上，头歪在一边。“你确定还想跟他面对面地谈吗？”

卡罗琳用眼神作了肯定的回答。

二十分钟以后，在一间八英尺见方的房间里，卡罗琳与一个凶残成性的凶手隔着两英尺坐着。她手心出汗，但思路敏捷。她在座位上转向一侧，读了一遍昨天晚上写的案情报告，希望以此给他一段时间来适应自

己。一阵刺鼻的气味飘过她的鼻孔，她想那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她掩饰住自己的真实感情，做出一副轻松愉快而又不凭个人标准来裁决的表情。

拉斐尔·莫雷洛一动不动，他高昂着头，笔直地坐着。

十五分钟过去了，卡罗琳一直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他。他可能年龄不大，但身体发育得很好。他的胳膊鼓着强壮的肌肉，就像农业工人。他的相貌还算不错，甚至可以说英俊。他看上去像是出生在南美洲，而不是墨西哥，可能是在阿根廷或哥伦比亚。他的皮肤是棕色的，有几个地方看起来不是严重擦伤了就是弄脏了。在昨天晚上与三个同狱犯的打斗中，他可能占有优势，但也不是毫发无损，他肾脏挫伤，而且有脑震荡。她怀疑那三个同狱犯企图鸡奸他，但他们选错了对象，他们三个都受了重伤。

尽管已经读完了报告，卡罗琳仍然继续装出全神贯注的样子。现在还不是跟他接触目光的时候，这样做是他必须接受的。在这场由她操作的危险游戏中，他得分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口说话。

卡罗琳想，对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来说，进入协商判决肯定是一个不易作出的决定。如果考虑到所有的犯罪情节，她可能也要那样做。他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被告，从不开口说话，如果再被他的律师描述为有心理缺陷，陪审团就可能对他产生同情。如果允许他对七宗二级谋杀罪认罪，会省下纳税人的一大笔钱。即使他们把他作为一级谋杀审判，作出有罪的判决仍然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必须证明他是蓄意谋杀还是一时丧失理智的暴力行为。即使像这样十恶不赦的犯罪，也有可能被说成是精心策划的行为。还有其他对他有利的证据也会在审判中浮出水面。如果地方检察官对他进行了审判，但最后又宣判他无罪，莫雷洛将永远不会再被提起诉讼。因为即使是文盲，也清楚被两次判罪意味着什么。

地方检察官还要考虑其他可能因素。如果拒绝作证或不与他的公设辩护律师合作，莫雷洛可能被宣布没有资格接受审判。如果政府的精神病医生最终证明他是清白的，法律还是允许他以精神错乱为由请求无罪判决。但顾及这些因素的时候就是犯罪发生的时候。这是一个难题，因为它听起

来很荒谬，一个人必须是健全的，他才能站在法庭上请求证明自己精神错乱。

卡罗琳开始用鞋跟敲打黄色的油毡地板。他的目光轻轻地移动了一下方向，但身体没动。对有些罪犯，她能从他们身上迅疾地捕捉到无人知道的信息，但莫雷洛不是那种罪犯。如果她击中他的要害，他会讲话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男性暴力罪犯体内会分泌高水平的睾丸激素，这种激素会使他产生无法控制的性欲并导致杀人的愤怒。莫雷洛一定就是这种情况。她知道除了昨天晚上的三个人，每个接近他的人都保持着警觉状态。为了让他开口，她打算惹得他狂怒，让他失去控制，然后再请求他不要杀死自己。她曾成功地使用过这个策略对付强奸犯和变童癖者，甚至包括那些杀死受害者的罪犯。如果她能做到那样，就能控制莫雷洛。

她从裙子口袋里摸出手机，拨通了尼尔。“我很抱歉今天早上没有跟你谈，”她说。“你吃完早饭了吗？”

“你在干什么？”

“坐在一个又丑又聋的家伙对面。”

尼尔气喘吁吁地说，“那个杀了很多人的家伙？你有必要在电话里说吗？你不害怕他会伤害你？”

“他被锁着呢。”卡罗琳晃了一下头，笑起来。“而且，这个家伙从纸口袋里都钻不出来，更不要说伤害别人。他只是一个没用的小流氓。他们说二十岁，我看也就是十五岁。你知道，他是个漂亮的男孩。他靠为别人口交生活，然后就疯了，开始杀人。我告诉过你，他把自己母亲的头割下来了吗？他在监狱里活不过二十四小时，因为监狱里的人都痛恨杀害孩子的罪犯。”

卡罗琳肯定莫雷洛不是聋子，因为她能够判断出一个人是不是在听别人说话。他不仅眨了几次眼睛，而且嘴角也轻蔑地撇了一下。她知道，肌肉的痉挛是一种不自然的表情。如果他能为了保护自己不被鸡奸而对抗三个比他高大的男人，那么，她评论他是一个男妓一定会使他暴怒。他不会永远像一座雕像那样坐在那里，因为对一个拉丁美洲男人来说，自尊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种事情也影响到他与律师和医生的关系，以及其他同狱犯的关系。一个漂亮女人的忽视，是对他男子汉气质的污辱，何况她还取笑他的相貌。如果这是在大街上，卡罗琳肯定他不是揍她就是杀死她。

“你是在做蠢事，不是吗？”尼尔说，他不习惯听自己的姐姐使用这样粗鲁的语言。“请你不要告诉我你在引诱一个凶手，我不希望你和我通电话时正在被一个疯子追杀。”

卡罗琳说，“你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有用嘴说了。”

尼尔又开始没完没了地说他自己的问题，不觉二十九分钟过去了。一个看守的脸出现在窗口，卡罗琳竖起大指向他示意，然后他就离开了。她看到莫雷洛脖子上青筋暴起，就弯下腰假装从公文包里摸东西，以便可以从桌子底下偷看一下，确认他仍然能控制自己。她看到他的手很小，甚至比自己的还小。一切都还好，她看到公文包一边的口袋里有一包口香糖，就拿出了一块。她把口香糖放在舌头上，在卷到嘴里之前让它停留了片刻。莫雷洛舔了舔嘴唇。在拘留所里，即使一块口香糖也是令人垂涎的东西。拘留所不同于监狱，没有小卖部。除非亲戚或朋友给他送东西，一个罪犯在登记之后只能拥有分发给他的东西。

“你看，亲爱的，”她说，“我会在以后像我所说的那样给你打电话。我正需要打发时间，也想听到你的声音。你是不是想——”

手机突然“砰”的一声从卡罗琳手里飞了出去。莫雷洛用脚把她的椅子举起来，离地面有几英寸。她抓住椅子边以防摔倒，然后找她的手机，但是没有找到。当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时，她转过身，但那时候，她只看到一团乱七八糟的金属和塑料堆在地板上，而莫雷洛完全像刚才一样又坐回座位上。

卡罗琳想，他的手脚都戴着镣铐，以便把他束缚在房间里。没有人能移动得那么快，而且碾碎一部手机需要非常大的力气。卡罗琳伸手想去按按钮，请求帮助。

不，她想，然后缩回了手。她不能让他达到目的。“面对墙站着！”她大声喊着，站起来把桌子踢到一边。“照我说的做！把手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